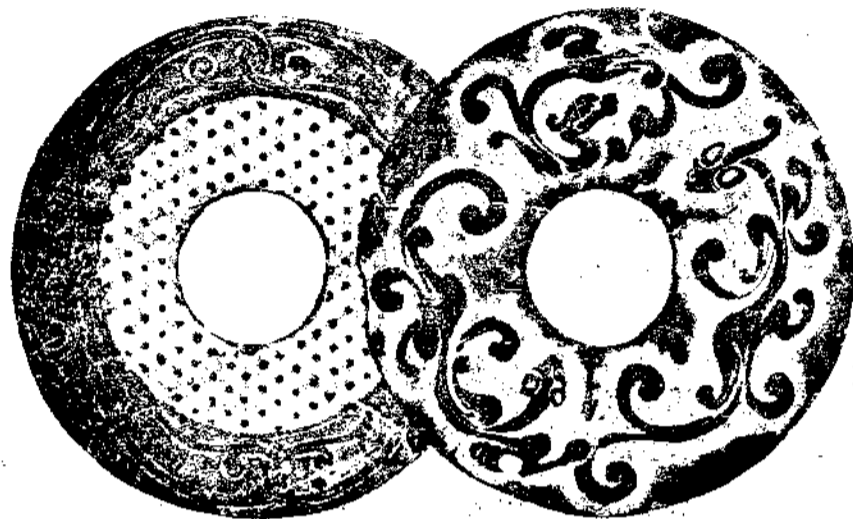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週刊



第 四 期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四日

- 參觀朝鮮古物報告.....馬 衡
- 跋郎兆玉刻本墨子.....胡 適
- 我的求學經過及將來工作.....劉 復
- 括蒼畬民調查記.....沈作乾
- 孟姜女故事研究(13)
- 通訊
- 30.廣列女傳中的杞植妻和杞梁妻.....鄭孝觀
- 31.福州儒家班演唱的孟姜女.....段井心
- 32.孟姜故事與美孟姜歌.....谷鳳田
- 啟事(贈件誌謝)
- 淮南民歌.....臺靜農
- 陸安傳說(4,5,6).....靜 聞

國立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風俗調查會簡章

名稱：本會定名為風俗調查會。

宗旨：調查全國風俗（或與中國有關係的國外風俗）作系統的研
究；並徵集關於風俗之器物，籌設一風俗博物館。

會員：凡志願研究風俗者，皆得為本會會員。

蒐集：（1）實地調查：調查以具體的事實為根據，本會特刊一種風俗
調查表分發同志，俾各就地協助調查。

（2）器物：關於風俗之各種服飾、器用等物，（或其模型、圖畫、及
照片），本會當隨時徵求或收買。

（3）記載的材料：關於風俗之各種記載，本會當隨時搜羅，以資
參攷。

整理：彙集各地之調查報告及捐助或採購之器物，作下列之整理：

- （1）編目，
- （2）分類
- （3）陳列。
- （4）報告。

國立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風俗調查會之進

行計畫

本會成立於民國十二年五月二十四日，關於全國風俗之調查
約分三項進行：——

一、書籍上調查 由本會徵集關於風俗之載籍，分別研究整理
更選購各國關於斯學之書籍及雜誌，以供參考。

二、實地調查 我國幅員遼闊，而調查者尤當以其人之生長地
為標準，本會因是特將調查表函寄各省教育廳各省大學及專門
學校託為分發熱心同志，請就表所列按類調查寄還本會，彙集發
表。

三、徵集器物關於風俗之各種服飾、器用及其模型圖畫、照片等
類，本會亦已徵求各方贈助。一俟經費有著，再當廣行收買，以期風
俗博物館之早日成立，與考古學陳列室縱橫相輔，而為大學之完
備的歷史博物館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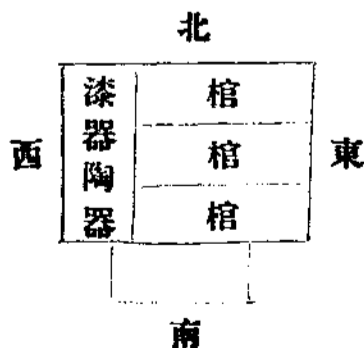
參觀朝鮮古物報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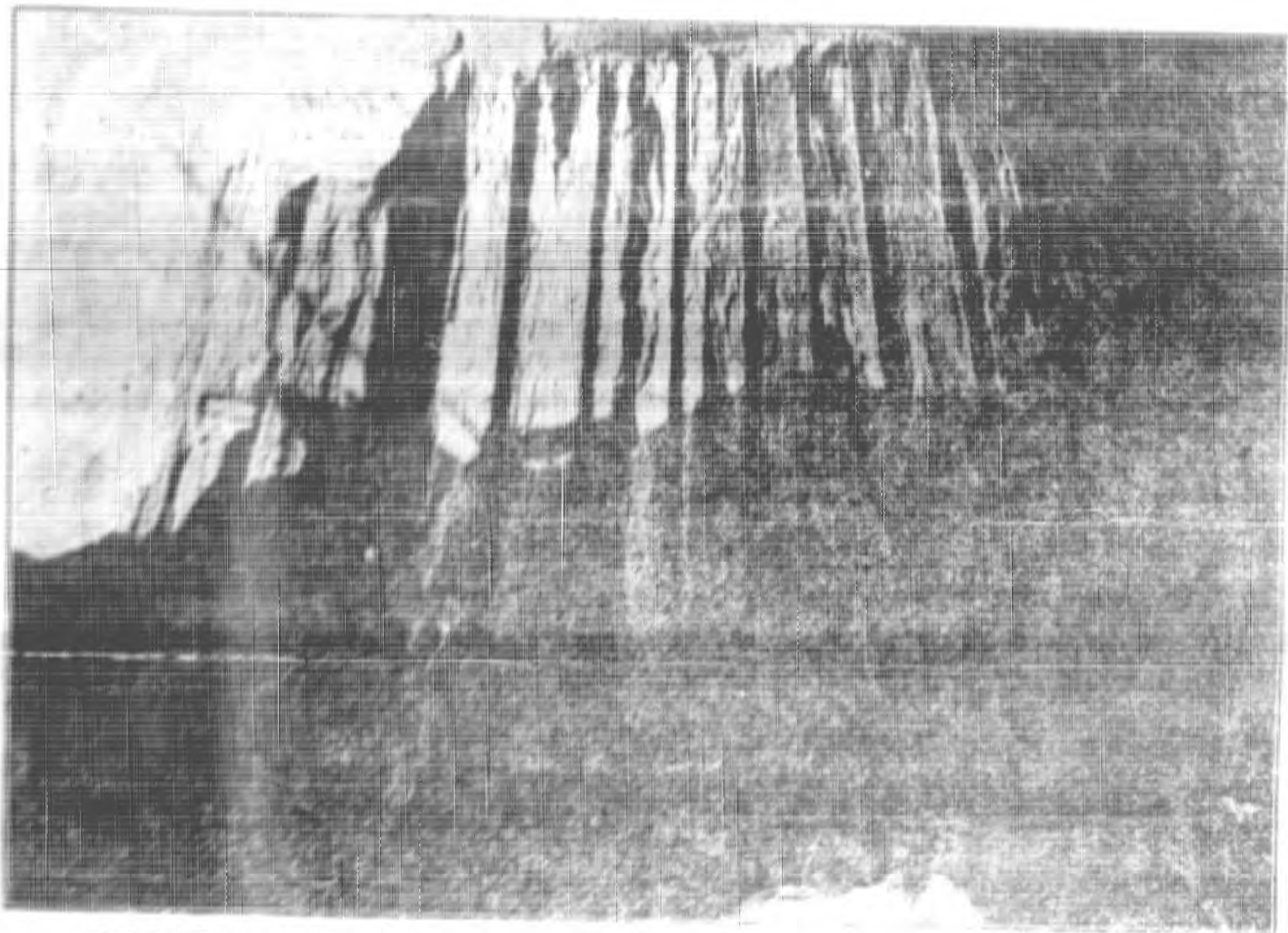
馬 衡

十四年九月下旬，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教授濱田耕作，東京帝國大學助教授原田淑人兩先生，先後來華，兩先生皆考古學專家，尤關心於東方考古事業。近來朝鮮古蹟之調查成績昭著，兩先生與有力焉。此次來所參觀，多所指導，並以爲東方考古學之研究，非中日兩國學術機關互相聯絡不易爲功。今年秋，朝鮮總督府發掘漢樂浪郡古墓之事，由該兩校主持，邀余前往參觀。余深感盛意，欣然許之。兩先生以十月十日歸朝鮮，約發見遺物時來電報告。

十五日，大新礦業公司理事小林肸生君來告，昨晚得電，問余行期，余允即日晚車啓行。蓋兩先生曾託小林君招待同往也。小林君因事不克同行，介紹其同鄉至友智原喜太郎君爲導，並任繙譯。智原君留學於北京畿輔大學，諳華語，服華服，儼然一華人也。此行之旅費，小林君擔任代墊，囑回京時再行結算，殊可感也。

十七日午後抵平壤，原田先生在車站相候，濱田先生則已返京都矣。下車後住柳屋旅館，即往發掘地參觀。其地距城市約十餘里，在大同江南岸。大同江即古之浪水（錢坫新斲注地理志紀之甚詳），水經注謂其水西流，逕故樂浪朝鮮縣，是也。朝鮮縣爲樂浪太守治所，故城至今猶存——俗謂之土城里，即故王險城也。城北臨江，東西南三面，纍纍者皆漢以來之古墓也。今所發掘者在城南，地名石巖里，南北二墳，並在發掘中。原田先生導余先觀北墳，墳東西向，三棺並列，四週皆以方徑八寸之木爲槨，棺上縱列九木，已撤去，以新板覆之，僅露其牀，似亦髹漆者。棺之西橫列一槨，中貯漆器陶器，正在濼治檢取中，聞其手續至繁，非旦夕所能竣事也。其南又爲一槨，尙未啓視。茲增畧圖及影本如下：





漆器僅取出奩一杯一，皆完好，奩徑尺餘，黑地朱彩，啟其蓋，有夾屨，中貯銅鏡一，有銘曰，‘長宜子孫’，鏡鈕繫以帛，將無恙，惟色黯淡耳，夾屨膠固不能啟，意其下必為脂粉之屬，杯形略圓，唇有兩耳，西清續編謂之羽觴，腹內有隸書‘利王’二字，其餘漆器之在柩中者，有奩，盤，杯等可見，已大半殘損矣，陶器則盡屬之器，將在柩中，其南墳發掘未深，僅露木槨及陶器等，尚有一墳為磚椁，分南北二室，南小而北大，棺在北室內，僅餘殘木數片，此墳為土人私掘，故其中遺物已無有，惟建築足資參考耳，磚個皆有花紋，未見文字。

在發掘地昭貴族議員細川護立侯爵及京都大學教授建築學大田俊一、東京大學教授西洋史村川堅固、東京大學田澤金在朝鮮總督府博物館小泉關夫、東京美術學校講師小島吉藏、先生原田先生為余等朝鮮發掘事業向歸總督府主持，今年由山田大學担任實為第一，大田侯爵即捐助經費者也，從前發掘之成績皆列於總督府博物館中，近年所出漆器多有文字，其紀元皆為西漢，余聞之特為心動，欲往參觀，時與相亮策先生適在平壤，因訂於明夜同車行。

朝鮮之氣候溫和，與江浙相似，鴨綠江以東多平壤之山水皆作碧色，人無論男女喜服白色，雖勞動者亦然，男子負物而行，女子則戴於首，未見

有擔物者，長髯峨冠之人，驅蹇驢，挽牛車，時隱現於山麓水澗，恍如身入畫圖，幾忘其爲二十世紀人物矣。

十八日，原田先生約遊江西郡，觀高句麗時代古墓中之壁畫，同行者有細川侯爵及地方行政長官等，江西去城市約十餘里，墓不止兩所，而有壁畫者祇大小二墓，皆發現已久，十餘年前，始由總督府封鎖保存者也，大墓爲石頂石壁，畫尙清晰，小墓爲石頂粉壁，畫多剝落，石頂所畫圖案，與北魏及隋唐時墓誌邊側之花紋相類，四壁所畫，則皆蒼龍白虎朱雀玄武也。又至龍崗郡真池洞觀雙楹冢，亦高句麗時代之墓，以墓門內有雙柱得名，墓亦爲石頂粉壁，建築與江西郡大致相同，北壁畫朱衣男女並坐，意即死者之像，左壁畫一僧一貴婦人及隨侍人等，右壁已剝落不可見，亦有蒼龍白虎等圖，午後，復至發掘地，昨日未啟之壺已啟矣，其中有小漆函六，其一爲長方形，疑即釵合，中有玻璃料質之器（形與俗稱玉玦者相似）三及殘粉一堆，其四爲圓形，二貯粉，一貯黛，一貯胭脂，其一爲橢長形，一端圓而一端方，中無所有，柳中濂治亦有進步，發現同樣之杯一，亦有‘利王’二字，漆盤上有畫人物者，似爲一男一女，金尙未脫，曠中工作皆田澤小泉二君任之，圖畫則小場君任之，攝影則田野君（未悉其名）任之，凡濂治一次易一狀態，則繪圖攝影以存其真，故進行不能速也。

夜十二時，乘車赴京城，時適大雨，原田先生送至車站，先生招待殷勤，無微不至，兩日汽車值及膳費皆先生代償，殊令人不安也，同行者有藤田亮策，名越那珂次郎（京城大學豫科教授），烏山喜一（新瀉高等學校教授）三先生登車後即睡，十九日侵晨，抵京城，雨霽，藤田先生伴余等至朝鮮旅館，九時，復來，介紹京城大學豫科校長小田省吾先生來談，並約午後參觀該校，十時，偕藤田君赴博物館，沿途談朝鮮歷史並指示其遺跡，其南門曰崇禮門，宮門曰大漢門，建築亦頗壯麗，博物館在新建總督府之後，爲朝鮮王景福宮故址，庭前羅列古碑及石塔甚夥，皆自附近各古寺院移置於此者，余心戀樂浪遺物，不及審視，擬於出館時周覽焉，是日猶在朝鮮神祠紀念期內，未開館，藤田先生啟鑰導余往觀，樂浪郡之遺物陳列於樓上，十年來發掘之成績咸在焉，有‘朝鮮太守章’及‘誦郡長印’封泥各一，其形正方，背有木理及繩纏之蹟，蓋封於印窠木檢者也，‘樂浪禮官’‘大晉元康’

(4)

等殘瓦當‘半兩’‘五銖’‘大泉五十’‘小泉直一’‘貨泉’等錢，及‘半兩’錢殘范等，以上皆出自故城中者也。永光三年造孝文廟銅鍾一，有銘十九字，曰‘孝文廟銅鍾，容十斗，重卅七斤。永光三年六月造。漢初祖宗廟之在郡國者六十有八，元帝永光四年十月乙丑悉罷之。此必樂浪郡之孝文廟器造於罷廟之前一年者。出土地爲大同江面，在故城東北約十餘里。其餘諸器物，多出自古墓中。銅器有鼎，錢，鍾，洗，鑪，奩，鏡，之屬。陶器有鼎，甗，壺，案，杯，槃之屬。漆器有奩，案，杯，槃之屬。餘如含殮之玉器，金，銀，琥珀，琉璃之飾，銅，鐵之兵器，馬具等，皆各依其出土原狀排比陳列之。乃知璧所以鎮胸，玉豚所以實掌握，劍之長迥異周器，戈之直刃同於漢畫，此皆實驗所得者也。參觀三小時，復至研究室中觀近年所出未陳列之漆器，器爲杯，槃，棹，奩等，雖多殘破而皆有銘。其紀元有始元（昭帝），陽朔，永始，綏和（成帝），元始（平帝），居攝，始建國（王莽）等，皆西漢之物。其造作之處曰蜀郡西工（始元，永始，元始三器），廣漢郡工官（陽朔一器），子同郡工官（紀元闕，僅有五年等字，漢書地理志，廣漢郡梓潼縣莽曰子同，則五年之上，或爲始建國或始建國天鳳等字。然梓潼在漢爲縣，而此曰郡，或莽既改廣漢郡爲就都郡，又分廣漢所屬梓潼等縣爲子同郡，未可知也），供工工（綏和一器）等，漢書貢禹傳，‘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如淳注曰，‘河內懷，蜀郡成都，廣漢，皆有工官。工官，主作漆器物者也。’（據汲古閣本）。是則漆器之作於蜀廣漢工官，固其宜也。有一器銘曰，‘常樂大官，始建國元年受，第千四百五十四至三千。’以常樂大官之所受，竟至千五百四十七器之多，則貢禹所謂官費五千萬，不爲夸矣。其造作之事，有造之者，有主之者，造之之工，有素工，髹工，上工，銅釦或銅耳黃塗工（槃棹爲銅釦，杯爲銅耳，皆塗金），畫工，羽工，清工，造工。主之之官，有護工卒史，長，丞，掾，令史等。其器名有曰髹羽，畫木黃耳棹，髹羽畫紵黃釦飯盤。上皆冠以‘乘輿’字，是天子服御之器，頒賜臣下者也。所謂‘木’與‘紵’者，謂以木或紵爲胎也。此項漆器，遠在一世紀以前，據吾人理想推測，當爲極幼稚之工藝，然以今日之漆器較之，不過形式圖案之不同，而工藝則無甚區別也。故一方面不得不歎服古代工藝發達之早，一方面又感覺今日之工藝，歷千九百餘年而仍無進步也。在研究室中約經四小時之久，出館時已暮色蒼茫，致庭前碑碣等不及周覽，而京城大學亦無暇參

觀不能無遺憾焉。晚間，小田省吾、黑田幹一、名越那珂次郎、高田真治、鳥山喜一、藤田亮策諸先生，招飲於朝鮮旅館。小田君先藤田君爲院長，今始創辦京城大學，黑田高田二君皆京城大學豫科教授，黑田君有錢癖，蓄古錢甚夥，以極短促之時間，與諸先生作竟夕之談，誠絕好之機會也。散後已十時，欲略觀朝鮮風景及其風俗，竟不可得，因與智原君同游街市，於書肆中購朝鮮本小說歌謠等數種，皆韓漢文合璧或竟無漢字者，將歸贈歌謠研究會。翌晨，附車歸。

此行所得，一爲發掘之經驗，一爲空前發現之漆器，時間雖短而獲益良多，不能不感謝濱田原田二先生也。吾國豫陝諸省古器出土，近年尤多，漆器雖無所聞，而銅鈿銅耳則所習見，意漆質鬆脆，盜發者不知護持耳。是則公開發掘之事愈不容緩矣。

跋郎兆玉刻本墨子

(傅沅叔先生藏)

這部墨子十五卷，板心有‘堂策檻’三字，首行題‘溫陵李贄宏甫父選，武林郎兆玉完白父評’。首有郎兆玉自序，大旨謂‘子墨子，老氏之變也’。序末有三顆圖章，其一爲‘癸丑進士’。檢明進士題名錄，郎兆玉爲萬曆四十一年周延儒榜進士，注‘杭州府仁和縣匠籍’。馬夷初先生‘叙倫’曾考其人，說他還刻有一部周禮。

是本有凡例五條，其一云：

是書僅見寸瑜，未睹全璧。購求四方，得江右芝城銅板活字繕本，乃陸北川先生所枕函，復細爲校讐，以付殺青。

其二云：

是集向載李氏叢書，但未詳備。茲所獲者，乃先生手錄，批輯精工。篇中刪選，一一遵之。

這兩條敘述不分明，細考之，似第一條說的是江右芝城銅板活字本的墨子，第二條說的是李贄的評選。陸北川手錄李氏評點于芝城本之上，故曰

(6)

銅板活字繕本，李贄有批選墨子，但此本所載眉批似不盡是李氏之言，故凡例第三條云：

批評不用套語，彙擇先輩名公評定者，參以己意……

凡例末條云：

糾謬無舛謬，以便觀覽。間有一二差失，悉照原本仍疑，不敢臆爲增汰。今細校之，此條所言是真的。此書校刻甚精，似真能悉照原本仍疑，不敢臆爲增汰，故可以攷見芝城銅版活字本是個什麼樣子。芝城本墨子十五卷，刻於嘉靖壬子（三十一年，1552）；有藍印本傳世，見黃丕烈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及森立之經籍訪古志；後歸楊氏海源閣，見楊氏檀書隅錄。葉德輝書林清話八記此書，注云：

按明唐藩莊王名芝址，弟芝堉、芝垓，並好古，有令譽。此芝城亦疑唐藩兄弟。

此注誤也。郎本明言江右芝城，芝城是地名；鄱陽有芝山，芝城當是江西一縣的古名。若這是魯王兄弟之名，必無這樣直呼其名之理。海源閣藏書今尙存；若他日能得芝城藍印本與此本相校，我們當能尋出此本有無改動芝城本之處。現在我們只能研究此本與別種本子有何優劣。

今日傳本墨子刻印最早者，皆係明本，無明以前的刻本。明刻現存者有四種：（1）道藏本，（2）嘉靖三十一年（1552）芝城銅板活字（說見上），（3）嘉靖三十二年（1553）南昌唐堯臣刻本（有四部叢刊影印本），（4）郎兆玉翻芝城本。郎本最晚出，然此本若不會改動芝城本，其來源甚古，未可以其晚出而輕視之。

唐本卷十三（頁五，行一）闕“匡”字，注云：“太祖廟諱上字”；郎本同卷（頁四，行二）也闕此字，注六字也相同。（畢本所據本同。）此可見這兩本皆是從宋本下來的。今試列舉此卷中魯問篇之二本異同比較于下：

唐本
頁二，下七
先生何止我攻鄭也。
頁三，下二
莫若多吾
頁四，上二—三
此若言之謂也
頁五，上六
約者之恭

郎本
無‘何’字
莫若吾多
若此言之謂也
‘約’作‘鈞’

頁五,上七 蝮鼠以蟲,非愛人也	‘人’作‘之’
頁五,下六 子之謂所義者	子之所謂義者
頁六上二 籍	藉
頁六,上四 籍	藉
頁八,上七 即語之兼愛	‘即’作‘則’
頁九,下二 籍	藉
頁十,下五 則退其難	則其退難
頁十一,上七 狎而不親	‘狎’上重‘狎’字

此可見郎本頗勝唐本。唐本勝處只有第一條之‘何’字；然此句脫一字甚明，郎本不增字，可見其不以意增汰，疑其所據本如此。

我曾經用此本的經上以下六篇，與道藏本及唐本比較，知此三本凡與畢刻不同之處，大約皆彼此相同。例如經上

恕明也（畢作恕明也），三本皆同。

辯爭攸也（攸，畢作彼），三本皆同。

知間說親（間，畢改作聞），三本皆同。

問博親（博，畢作傳）三本皆同。

且且言然也（畢刪一且字），三本皆同。

心也察也（上也字，畢改‘之’），三本皆同。

然郎本有一大不同之處：

服執說（音利）巧轉 畢本如此；道藏本與唐本皆同。郎本作‘說’作‘說’，無‘音利’的注。

以卷十三的六字小注觀之，此處若有注文，郎本必不刪去。此可見郎所據本無注也。說字從兒，不應有‘利’聲；此必長江流域不分“l”與“n”之人所妄注，而道藏與唐本皆誤沿之。此處經文是“諾不一，利用服執說巧轉，則求其故，大益。”說字最當，作說者誤也。此可見郎本之善也。

餘五篇之中，郎本與道藏本、唐本不同之處，列舉於下：

經下全同

經說上（道藏本、唐本）

爲是之台彼也

郎本

台作治

(8)

知其也耳思也

知其思耳也

捷與狂之同長也

捷作捷

佻兩有端而后可

有作目

經說下

四足獸與生鳥

生作立

故成景於止

止作上

余當俱

余作尔

指是臆也

是作視

沈荆之貝也

貝作具

室中說智也

室作室

下所請上也

請作謂

大取

非欲之非欲之也

無‘非欲之’三字

富人非爲其也人

也人作人也

必智是之某也

某作謀

其類在死也

也作地

小取

辭之伴也

辭伴之也

人船非人木也

人作乘

此乃是而不殺也

殺作然

馬或自

自作白

看這些例，可知郎本也有顯然誤處，如‘兩目端’，如‘室’作‘室’，‘某’作‘謀’，‘辭伴之也’亦誤倒。然其餘諸條則似皆應以郎本爲最善也。

唐本有吳興陸穩序，言‘前年居京師，幸於友人家覓內府本讀之。’似唐本與道藏本同出于所謂‘內府本’，而郎本于芝城本，芝城本刻在唐本前一年，乃另出于一種古本，故最可貴。倘使將來能得海源閣所藏芝城藍本，重校墨子全書，所得定更有可觀了。

我的求學經過及將來工作

(在本學門懇親會演說)

劉復

諸位同事先生，

今天研究所國學門開懇親會，依着前回談話會中的預約，我應當到場說幾句話。可惜我自從到北京以後，沒一天不是鬧着“沒事忙”，懇親會的請帖，又是昨天晚上才接到的，所以也就說不到預備，仍只能說是隨便談談。

現在先說我在國外求學的經過。我出國的時候是想研究文學與言語學的，不料一到國外，就立時覺得“二者不可得兼”；於是連忙把文學捨去，專重言語學。但要說到混通的言語學，不久可又發見了預備的困難，因為若要在幾種重要的活語死語上都用上相當的功夫，至少也得十年八年，於是更退一步，從言語學中側重語音學。這樣總以為無須更退了，但不久又發見了我的天才不夠，換句話說，就是我的嘴與耳朵，都不十分靈敏，於是只得更退一步，從普通語音學退到實驗語音學，要借着科學上的死方法，來研究不易憑空斷定的事，正如諺語中所說的“捉住死老虎牽糊猴。”

從這“退避三舍”的事實上，我得到了兩個教訓：第一是野心不能太大，太大了仍不免逐漸縮小；不如當初就把自己看的小些，即在小事上用水磨功夫。第二便是用死方法去駕馭活事，所謂“紮硬寨，打死仗。”以我這樣預備不充，天才缺乏的人，後來能於有得些一知半解的結果，就完全是受了這一個教訓的驅使。

我在國外近六年，在這範圍很小的實驗語音學之中，總算把各方面都已大致考察了一下，而尤注重的是物理方面與樂理方面。換句話說，我所注意的是方法；我們在國外不能久居的人，只能在居留期內儘量的吸收方法，預備回國以後應用，這才是個正當的留學法。

現在我回了國，能够在本學門中跟着在座諸位先生做學問，真是我最快意的一件事。因為第一層我方才所說“在小事上用水磨功夫”和“紮

硬槓,打死仗”兩句話正是研究所國學門的真精神;於是我個人與團體之間,就有了一種精神的契合。第二層,我所求之不得的,是研究的工作而不是教書的工作。教書的工作,就對人說,自然是件“嘉惠士林”的事,就對己說,說得不好聽些簡直是吃瀉藥;研究的工作,却處處可以有興趣,處處是自己替自己作工,處處是自己受用。在我離國的時候,中國還沒有正式的研究機關,現在却已有這樣的機關許我加入,這豈不是一件最可快意的事?

我現在把我所要做的工,大略說一說,請諸位指教:

第一,我所已經着手研究的四聲問題,現在打算繼續下去,作大規模的研究,希望把中國所有各重要方言中的聲調曲線,完全畫出,著成一部四聲新譜。

第二,打算用相當的方法,調查各地的方音,著成一部方音字典;如果調查順利,作工的人也多,還希望按照法國語言地圖的辦法,編成一部方言地圖。我覺得中國的音韻學,如果不改變方針,向方言中去研究,却只向古書堆中去亂鑽,恐怕是無論如何用功夫,結果總不能十分完滿的;所以在這方言一件事上,非努力作工不可。

第三,打算利用蓄音機,將各種方言逐漸收蓄下來,作研究的張本;同時對於社會上流行的俗曲,以及將要失傳的舊樂,也須竭力採訪收蓄,希望十年八年之後,我們可以有得一個很好的蓄音庫。

第四,中國的樂律,近來除日本田邊尚雄外,研究的人很少;我們因為實驗室中已有許多設備,可以借來研究樂律,所以也打算在這一個問題上,做一些有系統的實驗的工。

這幾件都是很繁重的事,當然不是一天能做成,也當然不是一個人能做得成的,但是我們既已要做,就只有向前做的一條路;我們不必去問他幾時能做成,我們只須把學問看作我們的墳墓,那麼,即使不成功,也就是最大的成功了。

括蒼畬民調查記

沈作乾（浙江麗水碧湖鎮）

（一九二四年風俗調查會徵文之一）

本年暑假，本校研究所國學門，有調查全國風俗之舉，遂因旋里之便，從事調查。惟表中所列項目頗多，有非短時期所能蒞事者，不得不稍加抉擇，以爲進行之先後。

竊思我括之最引人注意者，莫如畬民，其風俗，言語，服飾……等，均與漢人迥異，非特外地人之來括者，相驚以怪，即與其朝夕相處之括人，亦鮮有知之甚詳者。府、縣各志，均成於洪楊亂後，對於畬民之歷史，風俗等，均語焉不詳，蓋其見棄於括人也久矣！愚以爲括蒼畬民，爲數雖少，要亦組織中華民族之一分子，而不可不加以研究者也。所困難者，該族無自制之文字，與存留之古蹟，可供吾人之研究；舊籍淪亡，無可以資參考；父老相傳，語多附會；且因時間匆促，故所得結果，殊未甚愜意也。

括蒼在浙之南部，介於天台、雁蕩之間，蜿蜒起伏，綿亙二百餘里，隋置括蒼縣，即舊處州府治，今之所謂括蒼，指舊處屬——麗水、松陽、遂昌、雲和、景甯、慶元、龍泉、宣平、縉雲、青田——十縣而言也。

（一）畬民之居住區域及大約人數：

畬民之在閩者，我不知矣。其在浙者，括蒼而外，他處無聞焉。今將其括蒼者之居住區域，及與總人口之比例，舉之如下：

慶元約30% 景甯約28% 龍泉約25%

雲和約25% 遂昌約25% 松陽約6%

麗水約10% 其餘各縣間有少數已同化者

其總人口，約在二十萬上，約占全括人數七分之一。有藍、雷、鍾三姓，藍姓最多，鍾最少。惟據景甯縣志所載，尚有盤（疑即槃字，詳後。）姓，今無得而聞矣。

（二）畬民之生活

畬民之生活，至爲簡單，與漢人相差遠甚。茲分節述下，其有極少數已同化者，作爲例外。

(12)

(甲) 衣

畲民之衣飾，近數十年來，頗有變更，蓋已由繁而簡，漸趨同化，以此測之，則數十百年後，或竟與漢人同化，未可知也，茲並述之，以考其變遷之跡焉。

景甯縣志（成於同治年）云：“畲民男女衣着，與齊民迥異；冬、夏皆衣苧衣，色尚青，飾以白綠，短其前襟，外以短裙圍之；女則着長裙，勿袴，勿襪，腰懸無底之囊，以藏什物，跣足，結髻，頭纏青紗，斷竹裹布以爲冠，加笄於上，高五六寸，蟠掛五色椒珠如旒，雖耕勿易也。”

惟證以愚之所見，與上述頗異——男子布衣短褐，色尚藍，質極粗厚，僅夏季穿苧而已，與我括農夫，無甚差異也。婦女以徑寸餘，長約二寸之竹筒，斜截作菱形，裹以紅布，覆於頭頂之前，下圍以髮，笄出於腦後之右，約三寸，端綴紅色絲條，垂於耳際，相傳其始祖爲狗，故裝作‘狗頭’形，以示不忘云。衣長過膝，色或藍或青，緣則以白色或月白色爲之，間亦用紅色，僅未嫁或新出閣之小婦尚之，腰圍藍布帶，亦有絲質者。褲甚大，無裙。富者着繡履，藍布襪，貧者或草履，或竟跣足。其他耳環、指環，皆以銅質爲之，所值不過銅元幾枚而已。

(乙) 食

畲民之食，以番薯爲正糧，玉蜀黍次之。常年食米者，寥若晨星。普通以番薯切絲，糝米而炊食，謂之‘番薯絲飯’，蓋該族類皆窮苦，不能常得米也。純米之飯，僅宴客時一用而已。菜類除自種之蔬菜外，喜食蝦皮（此物來自溫州，味鹹價廉，每一銀圓可買七八斤），海帶，豆腐等，不甚食肉，或因經濟關係，不得不然歟。然遇婚喪等事，其食肉之量，實有令人驚駭者，平均每客一棹——八人——須食肉二十餘斤，故每遇宴客，非宰豕數頭不可。尤喜飲酒，倘有餘資，必沽飲，或竟自釀。故吾人之至畲寮（畲民所居之屋曰寮，詳後）者，觀其有酒與否，即可知其貧富也。

(丙) 住

畲民之居住，大都在深山窮谷之中，與漢人之趨向城市者不同。往往聚族而居，自成村落，其房屋甚低矮，無樓，漢人稱之曰‘畲客寮’。門內有空場數畝，用儲農產，或積薪，廚房與牛欄毗連，不以爲病，屋中必有地窟一處，冬季，則積薪其中，家人圍以取暖，名曰‘火坑’。飢則以番薯就火烤而食之，夜即宿。

於其旁因該族大都無棉衣，短褐不足以禦寒，不得不過此坑中之生活也。

(丁) 職業

畬民之職業，殆完全以農業為主。其婦女亦間有從事蠶織者，惟此等婦女甚少，且亦以農隙爲之。其所織之綢，寬約尺餘，皆藍色，與市上之小紡相似，色澤較遜，而厚則過之。亦有以色紗編花帶者，爲畬婦特有之職業；帶寬自半寸至寸餘不等，每於集墟之日（俗名市日，每月六次，其日期各縣不同），之市而貨之。惟多數婦女，均專事農作，其體力甚強，雖在娠孕之中，肩百斤，行數十里，不以爲苦。攀山越嶺，如履平地。不論男女老幼，無坐食者。我括有童謠云：“公會做，連會做，做得有脚沒布褲！”蓋譏其不知經濟，勤而無益也。此實因畬民所種之田，什九佃自漢人，秋穫後，除照例納田主外，所餘無幾，若遇荒歉，衣食即有不周之勢，“可恨年年壓針線，爲他人作嫁衣裳！”實不啻爲畬民寫照也！

(戊) 財產

畬民本係客籍，初無財產可言，而又因知識愚魯，不善經濟，爲漢人佃戶，不啻爲人牛馬，幸而一年衣食無虧，已非已事。故有恆產者，百無一二焉。間有田數畝，屋數椽，牛數頭者，其祖宗積銖累寸，已不知若干代矣。所謂‘白手成家’四字，在該族中，恐無此種名詞也！

(己) 交易

畬民完全以農業爲主，不知商業爲何事；平時僅以少數農產，如番薯、柴薪，或花帶等向漢人易舊衣、舊履而已。蓋該族不能自制衣履，欲購新製，又嫌價昂。漢人有衣履不合式者，因棄之可惜，均留以待畬民。畬民得之，如獲珍寶焉。然該族日用所需，如油、鹽、醬、醋……等等，必購自漢人，但因專事農業，不能得現金，勢不能不出於賒欠。漢人之熟悉該族情形者，因其日用之所需，爲之特設商店，以供給之。俟其農產登場，而往索焉。蓋畬民大都愚，懦，驕，直，固不虞逃遁，且因賒欠之故，屆期仍可計息，故漢人頗樂而爲之也。然此種商人，亦必有一種資格，即通畬語是也。漢人之諳畬語者甚鮮，其原因由於畬民對於其言語，甚守秘密，不肯傳授漢人。間有能說者，畬民即視如神明，對其言、行，均深信之不疑。然漢人欲學畬語，每苦無由點者，往往必先多方引誘畬婦，與之通，然後盡學其語。此種商人在括蒼實數見不鮮也！

(庚)教育

畬民出作入息，夫婦必偕，常年力作於山、林、田、野間，實無教育之可言！其與漢人接觸較頻者，間亦於農隙開冬學，以課兒童。其書曰記帳行用，七言雜字，五言雜字，及家常應用等，皆腐儒所撰之抄本也。他如百家姓，六字經等，亦參用之。所謂教育，僅此而已。某君有竹枝詞云：“別來洞客水雲居，夫也把犁婦荷鋤；慣底兒童偏解學，兔園冊漫課三餘。”

(三) 畬民之風俗

(甲) 家庭之組織

畬民之家庭，以父母之權為最重，無論對內對外，均以父母為主體。男女絕對平等，不似漢人生男則喜，生女則悲也。而猶有為我漢人所夢想不到者，即女子有承受遺產權是也。凡女子不嫁者（不必獨身，凡不願離父母者亦同），得與兄弟平分家產；無子者，贅婿為嗣，族中無與爭者。無子女者，則實行‘立愛’為嗣，外人不得干預，故爭產之事，絕無聞焉。

(乙) 婚嫁

畬民係一種野蠻民族，凡事皆本乎天性之自然，並無拘束。男女社交，完全公開。其婚、嫁之權，雖操諸父母，然不過名目而已，不干涉也。其原因：（一）畬民散居各地，同村或鄰村者，人數稀少，無可抉擇；（二）貧富程度，均在伯仲之間，無門戶之當否可言。同姓結婚，不以為嫌說者，謂畬民日就淘汰，基源於此，非也。蓋畬民僅有三姓，輾轉互婚，雖非同姓，其血統亦極為接近，固無從避免也。婚禮極為簡單：屆期，新郎着新衣（大半畬民之一生，僅此時一着新衣而已），詣岳親迎，岳家款以飯，但就席時，席上不陳一物，必俟新郎一一指名而歌之。如要筵，則唱筵歌，要酒，則唱酒歌……有一物，即有一物之歌，其歌甚簡，僅三數句而已。新郎唱之，司厨者和之，其物即應聲而出，謂之‘調（讀如稿）新郎’。席畢，與新娘交拜成禮，然後祀祖，其祖為一狗首人身之像，相傳其始祖也（詳後）。祭畢，辭舅，姑，偕新娘步行而歸。新郎前行，新娘尾之，各手雨傘一，半張以蒙其首。途中，新郎唱之，新娘和之，夜半燈火煌煌，履聲碌碌，亦奇觀也。抵婿門，謁翁姑及廟見畢，而婚禮完矣。招贅者，無親迎禮，奩幣悉為農具，而服飾甚鮮。如犁、鋤、耒、耜、蓑衣、水車等，皆為必需之品。富者益以牛，貧者缺焉。婚聘之金，以制錢十二千五百文為度，招贅亦如之。

(未完)

孟姜女故事研究 (13)

通訊

30. 廣列女傳中的杞植妻和杞梁妻

顏剛先生：

原來杞植與杞梁不是一人而是兩個，所謂孟姜也者，蓋是杞植妻而非杞梁妻也。清桐城劉孟塗（名開，字明東）廣列女傳始作此備，甚可怪異！弟不願多所論列，謹按該書原文錄呈，以備高明採納。

廣列女傳卷十三，烈婦類一：

1. 杞植妻

杞植之妻孟姜，植婚三日，即被調至長城，久役而死。姜往送之，城爲之崩，遂負骨歸葬而死。

顏曰：燕爾新婚，忽焉遭折，哭死而哀，能崩城域，精誠之至，人莫之及。

2. 齊杞梁妻

齊杞梁殖之妻也。莊公襲莒，殖戰而死。莊公歸，遇其妻，使使者弔之于路。杞梁妻曰：“今殖有罪，君何辱命焉！若命殖免于罪，則賤妾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于是莊公乃還車詣其室，成禮，然後去。

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屍于城下而哭。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爲之揮涕。十日而城爲之崩。既葬，曰：“吾何歸矣！夫婦人必有所倚者也。父在則倚父，夫在則倚夫，子在則倚子。今吾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內無所依以見吾誠，外無所倚以立吾節。吾豈能更二哉！亦死而已。”遂投淄水而死。君子謂杞梁之妻貞而知禮。詩云：“我心傷悲，聊與子同歸”，此之謂也。

顏曰：杞梁戰死，其妻取喪，齊莊道弔，避不敢當，哭夫于城，城爲之崩，自以無親，赴淄而奠。

弟鄭孝觀 九月廿七日。

顏剛案，劉開把杞梁妻與杞植妻分爲二人，實不爲奇。詹詹外史（大約是明末人）的情史便是如此的。劉開“杞梁妻”一條，全鈔列女傳；“杞植妻”一條，頗似節鈔情史。情史原文道：

秦孟姜，富人女也。贅范杞梁，三日，夫赴長城之役，久而不歸，爲製寒衣送之，至長城，聞知夫已故，乃號天頓足，哭聲震地，城崩，尋夫骸骨，多難認，嚙指血滴之，入骨不可拭者，知其爲夫骨，負之而歸，至潼關，筋力已竭，知不能還家，乃置骸巖下，坐於旁而死。潼關人重其節義，立像祀之。（上海會文堂鉛印本，上冊，頁二二三）

劉文所云“姜往送之，城爲之崩”，說得太簡略了，使人讀了全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至于下面的“死”，也沒有說出是怎樣的死法。大約劉氏既信俗說，不敢斥去孟姜女的地位，而又不願把奇蹟收入文中，所以把情史文字節得如此的簡單和平常。他不知道俗說與奇蹟原是拆不開的。

情史與廣列女傳所以都把杞梁妻與孟姜分家，這是因爲作者讀書之故，讀了書就知道杞梁妻是春秋時人，接不上秦始皇了。我們只要看貫休順了傳說而作杞梁妻詩，顧炎武便斥他“并左傳孟子而未讀”，就可以瞭然于他們不得不把她們分家的苦心了。傳說與事實打混，最是討厭的事。從前的人因爲沒有分別傳說與事實的觀念，所以永遠纏繞不清，不是硬併（杞梁妻與孟姜爲一），便是硬分（杞梁妻與孟姜爲二）。現在我們的眼光變了，要用事實的眼光去看事實（杞梁妻的確實的歷史），用傳說的眼光去看傳說（杞梁妻的變爲孟姜），那麼，牠們就可以“並行而不悖”，用不着我們的委曲遷就，也用不着我們的強爲安排了。

31. 福州儒家班演唱的孟姜女

顏剛先生偉鑒：

頃閱國學週刊第一期，藉識閣下對於孟姜女故事大有研究，拜讀之下，記得鄙人來京時曾帶有福州時調唱本一冊（係福州中和藥房刊贈，非賣品），其中第一節即福州儒家班中名伶鄭奕奏所演唱之孟姜女全部唱

本,類如開頭引,長亭別,遇盜,過關(舊唱),過關(新唱)等,茲奉上,祈爲察收。

此本所有曲詞,多經閩候林天遺孝廉親筆刪過,林君性極滑稽,且豪飲工詩,曾有詩集行世;亦可算是當年福州“捧奏團”中之健將,如謂此本是鄭奕奏唱本,亦無不宜。

但其餘閩班所演者多從舊本之女運骸,意以爲孟姜女到長城尋夫未遇,運骸而回,其詞極悲側而調亦委婉纏綿,看此戲者未嘗不淚下也。

愚以爲北調主豪氣,南腔尙柔情,以是小調總首推江南,尊意以爲何如?

段井心啟 十,廿二。

顏剛按,福建的孟姜女歌曲,去年由董彥堂先生寄來孟姜女哭夫一篇,今讀此冊,乃知即其中長亭別一折,極快,不知此曲在福州是清唱的,還是扮演的?如是扮演,則尙有完全的脚本可尋,希望段先生能替我們搜集一下,舊本的女運骸也是我們所極盼望讀到的,請同時搜集。

此曲開頭引,即是牡丹亭中游園文字, (“夢回鶯囀”至“鶯歌溜的圓”)不知道是誤入呢,還是在演奏孟姜女時確是把牠做開頭引呢?我們也願意知道一個明白。

32. 孟姜故事與美孟姜歌

顏剛先生:

許久就見你在各處登着徵求孟姜女故事材料的啟事,我也許久就想把我鄉——山東濟寧——的一段孟姜女萬里尋夫故事寫出奉上,只因在暑假期間我忙着整理山東歌謠,就沒有一點餘閒可以把我鄉的孟姜故事寫出奉上,我真焦燥極了,直到前幾天,我才把山東歌謠編好預備付印,所以這幾天稍有些暇時,趁此機會我把牠記述出來,寄給先生看看,或者不致見笑吧?

故事的記述,一方面可以觀察民風,民性,民習,供我們研究,一方面還可以給與文學的愛好者以不少的幫助,俄國的大文豪托爾斯泰的文藝作品,大半近于故事之流,這不能不說他是得益于故事的傳遞,的確故事

有助于文學者的創作，中國的幾部舊小說，如西廂，水滸，封神，西游…… 狠有些地方教我們看出來是受故事的影響。

我們中國埋藏在民衆的口碑中的故事實在很多，假使我們能發開發這個富源，不僅可以幫助着我們考察各時代的民風，民性，民習，更將給與我們的文學創作上有不少的補益。所幸現在有許多人已注意到此事，如林蘭女士等從事編輯民間故事，就是一例。現在先生更不憚煩瑣，單獨徵求關於孟姜女故事的材料。孟姜女故事大抵各省各地皆有，因為這實在是我們中國惟一有價值的大故事，將來徵求的成績定不會壞的。

在歌謠週刊所出的幾期孟姜女專號，我已見過幾次。我狠愛那些故事，因而也想到我鄉的一段故事來。我不知道這段故事與別處流行的是不是完全相同，或完全相異。這正可以作一度比較的研究。這故事是我幼年時在母親懷裏聽的。我的母親愛好故事，幼年也是終日價請求外祖母講故事給她聽。這段故事，就是我的外祖母講給我母親，而我母親又講給我的。我的外祖父在壯年時曾以私事到過長城，在那裡他也聽說有人傳說孟姜的故事，因此我的母親對我講着更覺有趣。現下先生既然徵求此種故事，我不妨寫了出來，供獻給你。但不知我所寫的這篇故事能不能邀你的採納。務請收到此故事後賜下一信告知為盼。

此外，我鄉還有流行的一種小調式的孟姜故事，名字叫作美孟姜。我在家時常聽我姑母唱，但因為牠是歌體的，我一時記不清了，所以不便寫寄。以後我回到家去，還當調查寫出奉上的。

祝先生撰安。

谷鳳田于濟南一師文專科寄。

一九二五，八九。

顏剛案讀到了美孟姜的歌題，不由得不使我迴憶起前年讀詩經時得到的提示。我對於這個題目愛好極了，恨不得立刻把這歌取來一讀。山東是孟姜女故事的發源地，論理這件故事的材料應當最多，但除了盧逮曾先生替我在泰安買得一冊通行北方的石印本孟姜女尋夫鼓詞以外沒有得到別的材料。現在承谷先生的好意，給與我一篇故事，而且不久可以把美孟姜一歌寄我，我真是十

分的感謝了。

啓事 (贈件誌謝)

這一月來,又承諸位師友同志供給我許多新材料,非常感激。除了在通訊闡發表之外,謹題名于下:

沈尹默先生:

哭城牌子一篇(從車王府唱本堆中檢出)。

王文彬先生:

孟姜女哭長城一冊(寫本,即歌曲六所載,由王先生根據口唱訂正)。

孟姜女十二月調一篇(寫本,即歌曲二所載,由開封採到)。

劉半農先生:

燉煌寫本孟姜女小唱攝影一紙(原件存巴黎國家圖書館)。

容元胎先生:

明李東陽築城怨一篇(見西涯樂府卷上)。

趙元任先生:

孟姜女送寒衣樂譜又一式一閱。

段井心先生:

福州儒家班孟姜女唱本五閱(福州中和藥房鉛印本)。

黃仲良先生:

孟姜女尋夫十二月花名一冊(漢口世界書局刻本,即歌曲二所載)。

改良孟姜女尋夫一冊(變記石印本,即江浙間最通行之唱本)。

紀湘濤先生:

重修孟姜女祠記拓本一幀(萬曆二十四年十月張時顯撰,在山海關)。

明王致中姜女墳詩碑刻拓本一幀(即莊尙嚴先生所贈本)。

周啟明先生:

孟姜女歇後語二條(見河野通一支那諸諺語研究,即專號第九期徵求七所載)。

淮南民歌第一輯

(續歌謠周刊九十二號)

(禁轉載)

臺靜農

一一四

送郎送到厨屋裡，
乾飯剩了一燒箕；
小郎用手抓把吃，
乖姐不語笑嘻嘻，
小郎好比要飯的。

一一五

送郎送到清水河，
臘鵝片子捲桿饅；
叫聲情郎吃飽些，
省得回家再燒鍋，
不比得人家有老婆！

一一六

日頭臨東又臨西，
紉王無道寵姐已；
比干丞相挖心死，
賈氏夫人墮樓梯，
黃家父子反西歧。

一一七

雷在天上戰連連，
要打地下女娥環；
打的不爲別的事，
你在世間躲因緣，
撇了多少小寡漢！

一一八

清早起來把門開，
一對蜜蜂飛進來；
一個叮着姐的嘴，
一個叮着姐的腮，
又痛又癢又自在！

一一九

隔山聽着梆梆梆，
只當乖姐清衣裳；
捻着傢伙望那跑，
那知啄木啄樹樁，
抱着樹樁哭一場！

●啄木，即啄木鳥。

一二十

天上浮雲四方方，
塘裡無水難救秧；
眼看黃秧等着水，
開鍋豆腐等着漿，
十八歲大姐等才郎！

一二一

小小黃牛拽不動犁，
人家老婆救不得急；
上了床上腿打戰，
狗咬一聲跑不及，

心裡好似驢踢的。

一二二

雞蛋沒有鴨蛋光，
家花沒有野花香；
五月端五親個嘴，
八月十五還是香，
歷歷拉拉到重陽！

一二三

金銀花那這麼香，
不該長在田埂上，
二十歲小郎去瞧水，
起回家來你花莊，
家花沒有野花香！

● ‘花莊’即將花枝攀曲，作
種種不同之狀。

一二四

郎有才來姐有才，
二人好比祝英台；
郎在外面學貓叫，
姐在房內喚貓來，
就是神仙亦難猜。

一二五

風平浪靜好唱歌，
風涼水快好做活，
臘鴨骨頭好就酒，
老鴨蛋來好捲饅，
乾妹妹好陪乾哥哥。

一二六

日頭落了黃里黃，

三個畫眉一個籠；
兩個按着一個打，
乖姐羞得臉通紅，
扁毛蟲翼也爭風！

一二七

山歌好唱口難開，
櫻桃好吃樹難栽；
大米好吃田難做，
饅饅好吃磨難挨，
鮮魚好吃網難抬。

一二八

已時已過午時中，
乖姐背着花獨籠；
俺問乖姐花可賣？
丈夫無錢家又窮，
不賣鮮花喝南風。

一二九

俺跟乖姐斜對門，
乖姐被打俺心疼；
口叫情郎莫疼俺，
‘打開皮來還有肉，
打去肉來還有筋，
想俺歸心萬不能！’

一三十

天上星多不成行，
地下人多不成雙，
二十歲‘班莊’小郎睡，
十八歲大姐守空房，
前世燒了斷頭香！

一三一

俺跟乖姐門對門，
乖姐被打俺心疼，
白日被打把話講，
晚黑被打不能行，
火燒烏龜肚裡疼！

一三二

這山望着那山巔，
好比兩山合一山；
兩個畫眉隔山叫，
何時才能玉籠關；
郎心歡來姐心安。

一三三

送郎送到清水河，
郎放鴛鴦姐放鵝；
郎放鴛鴦十八對，
姐放白鵝飄滿河，
郎的沒得姐的多！

一三四

小小水牛羊角高，
抬到後冲救秧苗；
秧苗見水晝夜長，
乖姐見郎只添膘，
乖姐腰郎瘦了！

●角讀各音

一三五

郎在田裡唱山歌，
叫聲乖姐莫罵我；
山歌本是古人唱，
人家不唱俺不學，

離了乖姐不歡樂！

一三六

眼望乖姐坐客廳，
大紅襖子綠汗襟；
眉毛栽花繞郎眼，
懷揣水凍凍郎心，
十七想你到如今！

一三七

俺跟乖姐同過橋，
問她鮮花她把頭搖；
姐罵情郎小刁俏，
奴的鮮花不允你，
奴的鮮花單允寡漢條，
世上作事要公道！

●‘小刁俏’即小滑頭意

一三八

姐變蝦蟆土中蹲，
郎變蛇蟲扒空門，
久復一日守出洞，
從頭纏到腳後跟，
跑掉我手萬不能！

●蝦蟆讀‘哩蘇’音。

●蹲作墩音。

●守作吼音。

一三九

郎在高山變蛇龍，
姐好比一朵月月紅；
郎變蛟龍不下雨，
乾壞姐姐月月紅，

月月開花落場空。

按此首與第二首意同
文稍變。

一四〇

是黃沒有菊花黃，
是苦苦不過採花郎；
走了多少黑夜路，
溜了多少屋根牆，
頭頂露水腳踩霜，
鷄叫狗咬路上行。

一四一

日頭落了往下丟，
相宜個乖姐在九洲，
想丟九洲洛陽洛陽姐，
非等山倒海乾虎嘍鳳點頭一
我才能把九洲朋友丟！

一四二

六月北風有些子寒，
小姑子問嫂子怎麼玩；
打死蝦蟆伸只腿，
小鷄子喝水臉天，
蜜蜂小眼撲郎玩；

一四三

有事無事姐家行，
俺碰乖姐洗身體；

只叫情郎來得好；
開鍋豆腐沒點漿，
石膏出在郎身上。

造豆腐方法是豆汁成了
之後則下以石膏即凝結
而成豆腐；此云‘點漿’即下
石膏之意。

一四四

遠望乖姐坐客廳，
一對金蓮向外伸；
眉毛灣灣月牙樣，
兩眼好比過天星，
愛懷多少年少人！

一四五

遠望乖姐坐客廳，
乖姐碗裡三塊輩；
口叫情郎快伸碗，
現在人眼快如針，
人家看見嚼舌根；

一四六

乖姐河沿担白沙，
手打蔭蓬望婆家；
望只望婆家不來娶，
老了蓮蓬謝了花，
孩子養到老娘家！

陸安傳說

靜聞

(四) 石棺材

彭祖是從前周朝時候的人，他的年紀很高，一八百歲，一差不多古今

(24)

都沒有個人比得他的。但是雖然活到這樣超乎尋常的老邁，可是仍然很怕死。較起平常的人尤怕的多。他想：“我若能找到一個永生的地方住下，那就再好沒有了！”

後來，他聽見人說某處有塊地方名曰免死州，居了是可以永恒活着的。他便持一把手杖，獨自的蹣跚地出門去了。

他既到那裏，一免死州，一正在大街上行走着。忽然見一家店前橫着一具石棺材，他就問道：

“這是什麼人用的？”

店裏一個匠人回答道：

“這是給老彭祖造的。”

他聽了，知道自己終不免於一死，立時身子一斜，臥在石棺材裏，活活的死去了。

(五) 黎明前的黑暗

程咬金，當他早年沒有發迹的時候，是一個放蕩很可以的壞蛋。

一回，他在黑夜裏偷拿了人家的鼎鑊回家。他的母親，是一位十分賢明的婦人，見了他這種行動，心裡大不以為然，很很的痛罵了他一頓，責令他立刻把偷來的東西送回失主。

但這時，天已微明，上帝怕他出了醜，便給他回復了一刻的黑暗，使他得以把原物從容地送還人家。

現在，每天早晨，天已發亮，要再回復了一瞬的黑暗，然後才得光明的就是為這個緣故了。

(六) 鼠與牛和貓排生肖

現在十二生肖中，不是鼠排第一，牛排第二嗎？鼠是很小的東西，比起牛來，不及他的一隻足蹄大，為什麼倒排列在他前面呢？貓，牠任何人都知道是較鼠來得壯大的，但牠又何以不見排在十二生肖裡呢？你要曉得這個故事嗎？我可以明白告訴你。

當牠們將排生肖的時候，牛很驕傲的對鼠說：

“像你這麼藐小的東西，還用和我爭先後嗎？老實告訴你，第一位置，存還我吧！”鼠不服氣說：“你既然這樣自誇龐大，我們同走到橋上，看看人們怎樣說，以定我們的先後如何？”

牛當然應許了。

兩物同走過橋上時，牛先行，鼠在後。人見了牛說道：

“哦！這頭牛真大！”

少時看見鼠，又說道：

“這老鼠比牛來得更大呢！”

這樣，牛便輸與鼠了。

國學季刊第一卷合訂本出版

內載關於國學之重要論文四十餘篇，作者有王國維，朱希祖，伊鳳閣，伯希和，沈兼士，汪榮寶，林玉堂，胡適，容庚，徐炳昶，袁復禮，馬衡，陳垣，單不厂，劉復，潘尊行，鋼和泰，羅振玉，羅福成，羅福萇，顧頡剛諸家。精裝一冊，實價大洋二元四角，郵費在內。發行處，北京漢花園北京大學出版部。

本刊編輯者 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
 總發行所 北京大學第三院本學門
 總代售處 1 北新書局(翠花胡同十二號)
 2 樸社出版經理部(大石作三十二號)
 分代售處 東安市場勸業場青雲閣各書坊

報費	一期	半年二十六期	全年五十二期
本京	十五枚	一元二角	二元二角
外省	五分	一元二角	二元二角

郵費	一期	半年	全年
本京	半分	十三分	二十六分
外省	一分	二十六分	五十二分
國外	日本	一分	五十二分
	其他	三分	七十八分
			一元五角六分